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周作人自编文集 | 苦茶随笔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苦茶隨筆

周作人自編文集

周作人著

止庵校訂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苦茶随笔/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9
(周作人自编文集)
ISBN 7-5434-4354-6

I. 苦... II. ①周... ②止...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897 号

从书名 周作人自编文集

书 名 苦茶随笔

作 者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27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54-6/I · 620

定 价 9.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苦茶随笔》

止庵

《苦茶随笔》一九三五年十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除小引与后记外，收文四十九篇，其中一九三四年十月以后所作十八篇（《关于林琴南》和《关于读圣书》篇末所注日期有误，应为“二十三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一到五月三十一篇。“苦茶随笔”原系一九三一年为《东方杂志》所写系列文章的总题目，但只刊载过两次，余稿即毁于上海战火，已发表之《黄蔷薇》和《远野物语》后编入《夜读抄》，而当时所撰《苦茶随笔小引》则收在《苦雨斋序跋文》里。自《苦茶随笔》起，周氏散文创作进入高潮，此书及此后的《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和《秉烛后谈》，主要部分的完成均只用了半年左右时间。

《苦茶随笔》是继《夜读抄》之后的作品，内容与风格上有承袭之处，也有些许变化。但这变化却多半是“回溯

性的”。《后记》有言：“《夜读抄》的读书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在这里才得其三分之一，而讽刺牢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这里所说“杂文”，似乎又不甚同于《夜读抄·后记》用法。其间差别大约在于文化与思想成分的此消彼长罢。《关于十九篇》以及《关于命运》以下数篇，虽与《谈虎集》一书及《永日集》中《杂感十六篇》有所不同，却与《看云集》之《专斋随笔》颇为接近，所强调的主要思想的独立性与自由性。这里颇有些针对他人批评的反批评，为前此所不多见，如《关于苦茶》、《骨董小记》、《关于命运之二》、《寓理斯的时代》等；在周氏著作中，以《苦茶随笔》最能看出当时思想界和文化界分野及对立的迹象了。后来有番话，很能表明他的立场：“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苦竹杂记·后记》）所谓“新派旧派”，乃是将左右两翼说在一起，周氏自己则坚持一贯的自由主义方向。此前在《夜读抄·后记》中说：“这些文章从表面看来或者与十年前的略有不同，但实在我的态度还与写《自己的园地》时差不多是一样。我仍旧不觉得文字与人心世道有什么相关。”盖在周氏看来，惟此才是五四精神之真正继承也。

集中之《日本管窥》，系为《国闻周报》撰写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以下三篇分别收入《苦竹杂记》、《风雨谈》和

《知堂乙酉文编》)。周氏说：“我谈日本的事情可以说是始于民国七年，”(《过去的工作·过去的工作》)即《艺术与生活》中的《日本近三十年来小说之发展》一文。此后的沿革，《知堂回想录·日本管窥》说：“日本则因为多少有点了解，也就包括在知之的一方面了。最初是觉得这很困难写，而且写的是多少含有好意的，如《谈虎集》卷上起首所收的这几篇，但是后来不久就发生了变化，日本的支那通与报刊的御用新闻记者的议论有时候有点看不下去，以致引起笔战，如《谈虎集》上那些对于《顺天时报》的言论，自己看了也要奇怪，竟是恶口骂詈了。我写这几篇《管窥》，乃是想平心静气的来想它一回，比较冷静的加以批评的，但是当初也没有好的意见，不过总是想竭力避免感情用事的就是了。”周氏之日本研究大致分为文化(重点在于文学)和国民性两部分，前者写有不少论文随笔，以五十至六十年代完成的《狂言选》、《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古事记》、《枕草子》和《平家物语》的译注为最高成就；后者则当首推这组“日本管窥”，作者自称是“我所写关于日本的比较正式的论文”(《知堂回想录·日本管窥》)。这里国民性研究也是从文化研究入手的，而其最精彩处正在于文化研究方面；进而则如《过去的工作》所说，发现“文学艺术上得来的意见不能解释日本的别的事情，特别是历来对华的政治行动，往往超出情理之外”，结论乃是“要了解日本国民性，或当从其特殊的宗教入手”，而周氏

自认为“与宗教无缘”，因此宣告“日本研究小店”的关门了。四篇“日本管窥”记录的就是这一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似乎中途而止，“答案是一个不字，就是说日本人的国民性我们不能了解。”（《知堂回想录·日本管窥》）换句话说亦即不可理喻，所以也正是一种结论。

此次据上海北新书局一九三六年四月再版本整理。原书前有照片一帧，作者题“十八年刘半农马隅卿二君在苦雨斋前照相”，目录五页，正文三百四十五页。原目录中，“关于命运之二”未列，又略去《关于十九篇》各小题之“关于”字样。正文原无“关于十九篇”总题，“小引”作“关于十九篇小引”，各小题均另页排版。



目 录

小引	(1)
关于苦茶	(5)
骨董小记	(9)
论语小记	(14)
洗斋病学草	(19)
厂甸之二	(25)
食味杂咏注	(32)
东京散策记	(37)
科学小品	(44)
猫头鹰	(49)
古槐梦遇序	(53)
重刊袁中郎集序	(56)
现代散文选序	(63)
长之文学论文集跋	(67)

墨憨斋编山歌跋	(71)
儿童故事序	(77)
古音系研究序	(81)
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	(85)
画廊集序	(90)
现代作家笔名录序	(94)
半农纪念	(97)
隅卿纪念	(102)
与谢野先生纪念	(106)
关于命运	(109)
关于命运之二	(114)
弃文就武	(119)
杨柳	(123)
关于孟母	(128)
保定定县之游	(133)
日本管窥	(139)
关于十九篇	
小引	(149)
一 关于宫刑	(150)
二 关于林琴南	(152)
三 关于读圣书	(154)
四 关于分娩	(156)
五 关于捉同性恋爱	(158)
六 关于“王顾左右”	(160)

七	葛理斯的时代	(163)
八	阿 Q 的旧账.....	(166)
九	关于耆老行乞	(167)
十	关于写文章	(169)
十一	关于写文章二	(172)
十二	岳飞与秦桧	(174)
十三	关于讲道理	(176)
十四	关于扫墓	(179)
十五	关于英雄崇拜	(181)
十六	蛙的教训	(184)
十七	关于考试	(186)
十八	关于割股	(189)
十九	情理	(192)
	后记	(194)



小 引

《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有一节云：

“忍过事堪喜，杜牧之《遣兴》诗也，吕居仁《官箴》引此误以为少陵。”翁注引《官箴》原文云：

“忍之一字，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若能于清谨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办。《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此处事之本也。谚曰，忍事故灾星。少陵诗曰，忍过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言，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盖言忍受得事。”

中国对于忍的说法似有儒释道三派，而以释家所说为最佳。《翻译名义集》卷七《辨六度法篇第四十四》云：

“羼提，此云安忍。《法界次第》云，秦言忍辱，内心能安忍外所辱境，故名忍辱。忍辱有二种，一者生忍，二者法忍。云何名生忍？生忍有二种，一于恭敬供养中能忍不著，则不生憍逸，二于瞋骂打害中能忍，则不生瞋恨怨恼。是为生忍。云

何名法忍？法忍有二种，一者非心法，谓寒热风雨饥渴老病死等，二者心法，谓瞋恚忧愁疑淫欲慢诸邪见等。菩萨于此二法能忍不动，是名法忍。”《诸经要集》卷十下，《六度部第十八》之三，《忍辱篇·述意缘第一》云：

“盖闻忍之为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羼提比丘被刑残而不恨，忍辱仙主受割截而无瞋。且慈悲之道救援为先，菩萨之怀愍恻为用，常应遍游地狱，代其受苦，广度众生，施以安乐，岂容微有触恼，大生瞋恨，乃至角眼相看，恶声厉色，遂加杖木，结恨成怨。”这位沙门道世的话比较地说得不完备，但是辞句鲜明，意气发扬，也有一种特色。《劝忍缘第二》引《成实论》云：

“恶口骂辱，小人不堪，如石雨鸟。恶口骂詈，大人堪受，如华雨象。”二语大有六朝风趣，自然又高出一头地了。中国儒家的说法当然以孔孟为宗，《论语》上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似乎可以作为代表，他们大概并不以忍辱本身为有价值，不过为要达到某一目的姑以此作为手段罢了。最显著的例是越王勾践，其次是韩信，再其次是张良，他为的要勉强糊往那九世同居的局面，所以只好写一百个忍字，去贴上一张大膏药了。道家的祖师原是庄老，要挑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我想《阴符经》的“安莫安于忍辱”这一句倒是还适当的吧。他的使徒可以推举唐朝娄师德娄中堂出来做领班。其目的本在苟全性命于乱世，忍辱也只是手段，但于有大谋的相比较就显得很有不同了。要说积极的好，那么儒家的忍自然较为可取，不过凡事皆有流弊，这也不是例外，盖一切钻狗洞以求富

贵者都可以说是这一派的末流也。

且不管儒释道三家的优劣怎样，我所觉得有趣味的是杜牧之他何以也感到忍过事堪喜？我们心目中的小杜仿佛是一位风流才子，是一个堂驥（Don Juan），该是无忧无虑地过了一世的吧。据《全唐诗话》卷四云：

“牧不拘细行，故诗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又《唐才子传》卷六云：

“牧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时淮南称繁盛，不减京华，且多名姬绝色，牧恣心赏，牛相收街吏报杜书记平安帖子至盈箧。”这样子似乎很是阔气了，虽然有时候也难免有不如意事，如传闻的那首诗云：

“自恨寻芳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但是，这次是失意，也还是风流，老实说，诗却并不佳。他什么时候又怎么地忍过，而且还留下这样的一句诗可以收入《宫箴》里去的呢？这个我不能知道，也不知道他的忍是那一家派的。可是这句诗我却以为是好的，也觉得很喜欢，去年还在日本片瀬地方花了二十钱烧了一只花瓶，用蓝笔题字曰：

“忍过事堪喜。甲戌八月十日于江之岛，书杜牧之句制此。知堂。”瓶底画一长方印，文曰，“苦茶庵自用品。”这个花瓶现在就搁在书房的南窗下。我为什么爱这一句诗呢？人家的事情不能知道，自己的总该明白吧。自知不是容易事，但也还想努力。我不是尊奉它作格言，我是赏识它的境界。这有如吃苦茶。苦茶并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

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腊女诗人之称恋爱，《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句老话来得恰好。中国万事真真是“古已有之”，此所以大有意思欤。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于北平苦竹斋，知堂记。





关于苦茶

去年春天偶然做了两首打油诗，不意在上海引起了一点风波，大约可以与今年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相比，不过有这差别，前者大家以为是亡国之音，后者则是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罢了。此外也有人把打油诗拿来当作历史传记读，如字的加以检讨，或者说玩骨董那必然有些钟鼎书画吧，或者又相信我专喜谈鬼，差不多是蒲留仙一流人。这些看法都并无什么用意，也于名誉无损，用不着声明更正，不过与事实相远这一节总是可以奉告的。其次有一件相像的事，但是却颇愉快的，一位友人因为记起吃苦茶的那句话，顺便买了一包特种的茶叶拿来送我。这是我很熟的一个朋友，我感谢他的好意，可是这茶实在太苦，我终于没有能够多吃。

据朋友说这叫作苦丁茶。我去查书，只在日本书上查到一点，云系山茶科的常绿灌木，干粗，叶亦大，长至三四寸，晚秋叶腋开白花，自生山地间，日本名曰唐茶 (Tocha)，一名龟

甲茶，汉名皋芦，亦云苦丁。赵学敏《本草拾遗》卷六云：

“角刺茶，出徽州。土人二三月采茶时兼采十大功劳叶，俗名老鼠刺，叶曰苦丁，和匀同炒，焙成茶，货与尼庵，转售富家妇女，云妇人服之终身不孕，为断产第一妙药也。每斤银八钱。”案十大功劳与老鼠刺均系五加皮树的别名，属于五加科，又是落叶灌木，虽亦有苦丁之名，可以制茶，似与上文所说不是一物，况且友人也不说这茶喝了可以节育的。再查类书关于皋芦却有几条，《广州记》云：

“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又《茶经》有类似的话云：

“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南越志》则云：

“茗苦涩，亦谓之过罗。”此木盖出于南方，不见经传，皋卢云云本系土俗名，各书记录其音耳。但是这是怎样的一种植物呢，书上都未说及，我只好从茶壶里去拿出一片叶子来，仿佛制腊叶似的弄得干燥平直了，仔细看时，我认得这乃是故乡常种的一种坟头树，方言称作枸朴树的就是，叶长二寸，宽一寸二分，边有细锯齿，其形状的确有点像龟壳。原来这可以泡茶吃的，虽然味大苦涩，不但我不能多吃，便是且将就斋主人也只喝了两口，要求泡别的茶吃了。但是我很觉得有兴趣，不知道在白菊花以外还有些什么叶子可以当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山有栲”一条下云：

“山樗生山中，与下田樗大略无异，叶似差狭耳，吴人以其叶为茗。”《五杂组》卷十一云：

“以菉豆微炒，投沸汤中倾之，其色正绿，香味亦不减新茗，宿村中觅茗不得者可以此代。”此与现今炒黑豆作咖啡正是一样。又云：

“北方柳芽初苗者采之入汤，云其味胜茶。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闽中佛手柑橄榄为汤，饮之清香，色味亦旗枪之亚也。”卷十《记孔林楷木》条下云：

“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干而茹之，即俗云黄连头。”孔林吾未得瞻仰，不知楷木为何如树，唯黄连头则少时尝茹之，且颇喜欢吃，以为有福建橄榄豉之风味也。关于以木芽代茶，《湖雅》卷二亦有二则云：

“桑芽茶，案山中有木俗名新桑荑，采嫩芽可代茗，非蚕所食之桑也。”

“柳芽茶，案柳芽亦采以代茗，嫩碧可爱，有色而无香味。”汪澍城此处所说与谢在杭不同，但不佞却有点左袒汪君，因为其味胜茶的说法觉得不大靠得住也。

许多东西都可以代茶，咖啡等洋货还在其外，可是我只感到好玩，有这些花样，至于我自己还只觉得茶好，而且茶也以绿的为限，红茶以至香片嫌其近于咖啡，这也别无多大道理，单因为从小在家里吃惯本山茶叶耳。口渴了要喝水，水里照例泡进茶叶去，吃惯了就成了规矩，如此而已。对于茶有什么特别了解，赏识，哲学或主义么？这未必然。一定喜欢苦茶，非苦的不喝么？这也未必然。那么为什么诗里那么说，为什么又叫作庵名，岂不是假话么？那也未必然。今世虽不出家亦不打诳语。必要说明，还是去小学上找罢。吾友沈兼士先生有诗为